

朱雀

从网上找出上古时期四大神兽之一的朱雀图片来看,是一只红色大鸟,凤凰模样,有着锋利的喙和爪,细瞧,其实与凤凰又有多处不同。朱雀威武,有帝王之相,凤凰优雅,王后典范。朱雀代表南方和夏季,与火有关。它作为神鸟,来源自然说法不一,一些学者认为它由天星变化而来,是远古先民对星宿崇拜的产物;一些学者认为,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象由星宿与阴阳二气变化所得。然而不论哪种说法,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朱雀这一神话形象始终鲜明。

现实生活中的朱雀,如果不是喜欢鸟的人,一定分辨不清它与小朱雀,与百灵,甚至与麻雀的区别。当然,在网上查找图片,往往会看到头、胸、腹、背皆为玫红的小鸟,身材敦实,憨厚呆萌,小圆眼睛透出些机灵,仿佛将一只麻雀用红色颜料染过。

清明之后,扬尘天气不断,使得文人笔下原本残忍的四月愈加残忍不堪,但也有偶尔清明的一两天,仿佛一束光自雾中升起。从中医院出来,右拐,前行不远,有座修葺一新的城门,被红灯笼装饰,我手中捏几张朋友送的购书卡,想去书店买一些平时舍不得买,买了也不一定读的书。经过城墙,听得小鸟鸣叫,放慢脚步,听出叫的是“狮子滚绣球”。自从迷上鸟,一有时间便往山头丛林跑,拿着望远镜,贼一般。鸟类的叫声,也能辨别出七八种,“狮子滚绣球”,自然出自朱雀之口。朱雀到底是一种有文化渊源的鸟,随便唱几声,都要讲一些典故。

走过去,看见城墙上放置四五只鸟笼,几个中年男子蹲在阳光中闲聊。其中一只鸟在笼中兀自叫得动听,凑近鸟笼,见小鸟张开嘴巴时,颈部的羽毛上下抖动,仿佛底下有个玻璃球正在滚动。黑而亮的眼睛专注于一点,对我视而不见。我的靠近根本没妨碍它唱歌,明显是一只笃定而自信的鸟,远处,另一只鸟应付似的偶尔回两声。

是朱雀,俗名麻料。问养鸟的男子,这几只朱雀为什么胸腹都是黄绿,而不是红色。养鸟人答,这鸟飞到南方,吃到南方特有的某种食物,羽毛才会变红。另一男子补充说,当鸟飞回南方,若经过那个地方,吃那种食物,第二年换羽,才变成红色,若不经过去那地方,羽色还是不变。

可是资料明明说,朱雀雄鸟体羽为红,雌鸟则为褐色或绿色。按这种说法,我现在所见的几只,都应该是雌鸟,但养鸟人又说,这是几只雄鸟,那只脖子下没有黄色的,是幼鸟,才两岁。着实糊涂。

大约是我不停走来走去俯身看鸟笼,或是几只鸟笼靠得较近,一只朱雀在鸟笼中突然即兴表演起来,披一件大氅般展开翅膀,抖动羽毛,翘起尾羽,将原该遮蔽的下体暴露出来,然后转来转去。养鸟人骄傲地说,看吧,阳气多足。

春天确实已经来到,沙尘虽然不断跑来肆虐,天空时清明时迷茫,但街头连翘还是一丛丛绽出明黄,毛白杨的红色花序已经变绿,染着鹅黄的柳枝更加柔顺修长,榆叶梅的花苞,如放学时挤出校门的孩子。前一天,和朋友去南山公园看山桃,山桃花已谢去,枝头一片破败,全是残春味道。春天比人守信,人容易变胖,可能是动不动便要食言的缘故,但是春天再繁花似锦,也没有臃肿感觉。

养鸟人摘来几枝榆钱塞进鸟笼,朱雀开心地啄食。也许是榆钱太多,也许是朱雀已经养成恶习,败家的阔少一般,衔起一枚,只将榆钱中心吃掉一点,边缘部分一概扔到脚下,而且很娇气地吃几枚榆钱,喝一口磁盅里的水。

榆钱煮饭很好吃,小时候吃这样的饭应该无比幸福,但我小时候从没见过白米和榆树,后来榆树一排排长在街头,榆钱掉到地面,被风吹到角落,枯黄萎去,一派杂乱。时机总是不对,错失如影随形。

伸手将鸟笼中的榆钱摘几枚出来细嚼,果真有点淡淡的甜,还带些植物清芬,但不知这几只朱雀是否尝得出其中滋味。

一直想知道的是,神话传说中的朱雀,与现实中的朱雀,到底有没有关系。

山鸟暮过庭

李万华



布谷

记忆中,布谷鸟总在端午时分到来,隐身于丛林深处,不肯轻易出现。若要去寻找布谷的身影,不徒徒劳,它即便现身,也只是以影子模样,从这棵青

杨飞到另一棵青杨。这么多年过去,无数次行经青杨林,我也只见过布谷几次,每次见都是迅疾的一道灰褐色身影,仿佛隐入绵山的介子推。布谷鸟啼叫,带一些环绕声的效果,不知何故。一次,在青杨林中,我分明听见布谷就在我身边啼叫,好似左侧,走到左边,又好似右侧,到右边,好似又在前面,如此在林中转圈寻觅,最后发现布谷就在头顶的树枝上。

平林漠漠烟如织,高原的青杨林搭配布谷,好似宋词出现婉约派。毫不吝啬的是布谷鸟的啼叫,朝暮,或者夜半,布谷鸟从青杨林深处传来声声叫唤,清幽寥寂,满怀思绪,让人想起周邦彦的那阙《西河·金陵怀古》:

佳丽地。南朝盛事谁记。山围故

国绕江,髻鬟对起。怒涛寂寞打孤城,风檣递度天际……

仿佛“怒涛寂寞打孤城,风檣递度天际”,布谷鸟的啼叫,给人无限怅惘,同时带一些空旷的莫愁与淮水之景象,哀痛之外,一番疏荡悲壮。

长时间待在家中,没有太多事情可做,期待的,无非是春季花开,夏日响起一些不大不小的雷声,秋天细雨连绵直到入恼,深冬雪飞。除此之外,如果外出还能撞见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,譬如走路时见到不认识的草木;大街上看鸟雀在车流中飞过;遇一只流浪猫或者流浪狗,到小卖铺买火腿肠给它们吃;或者做一个花木繁茂情节离奇的梦。然而这样简单的事,竟也不一定遇到。大约这些期望并不依赖于自身的缘故,如果我所期待的事,并不依赖外力,而是全凭热情,一若年少时期,不知还会怎样,但我唯一明白的是,现在我所坚持的事,已经越来越少,仿佛薄暮,日光之后,星辰寥落。

丁酉年五月的一个午后,出门

沿街道往附近小山上走。这座小山原是一座公园,建有几座凉亭,引有一处活水,后来不知何故突然荒芜。草木凌乱,道路凹凸不平,几座供游人休憩的茶庄,已荒芜盈阶,梁柱坍塌,院墙倾颓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山下几家别墅,也似人去楼空,园圃杂木纵横,流浪猫出入。不过到底曾经是公园,路旁栽植有大丛连翘和丁香,虽然花季快要过去,连翘的花瓣在阳光下稍显老态,但丁香的芬芳还是阵阵袭来。

跟着别人家的小狗往高处走,忽然就听见近处林子中布谷鸟幽幽的啼叫,扭头去望,山坡果然一片青杨,长势牵强,它的四周围绕一些其他树木,仿佛正在蚕食青杨。在高原,青杨毕竟显得土气,木质也不紧密,人们更愿意栽植松柏之类有气节风度的树木。布谷从瘦瘦一片青杨林中送出它的歌声,仿佛世界上最后一位诗人站在那里吟诵他的作品。

想着是端午节快要来了,拿出手机一查,果然是农历四月十八。

有点意外这个端午节竟然来得这样早。

意外近距离看见布谷鸟是今年的事情,那是五月初六,端午节刚过。傍晚时分,在小区院子散步,沿着长满红豆草的甬道慢走,听到布谷啼叫,扭头见一只布谷鸟站在路旁的矮墙上。由于逆光,只看见蓝灰色布有白色斑纹的一个瘦长身影,它啼叫时,打开尾羽,并且一边叫一边晃动尾羽,像提着裙子摇摆着唱歌的女佣。离它不远,站着另一只布谷鸟,棕褐色,尾巴较短,身形较小,不出一声。怕吓走它们,屏住呼吸,一动不动,只用眼睛贪婪地将它们打量。但它们停留的时间没超过一分钟,然后双双飞走。当我再次听到它们啼叫,循声过去,发现啼叫的蓝灰色布谷站在电线上,那只不出声的布谷,则站在靠近电线的另一截矮墙上。

资料说,布谷鸟性孤僻,喜欢独自自来去。但现在,我见到了一对布谷鸟夫妻,颇有孟光梁鸿举案齐眉的模样。

雉鸡

行走高原野外,最常见的,是一种头顶、胸部、腹部皆为暗绿,背部棕红,两肋棕黄而具黑色横斑的雉鸡,这种雉鸡没有白色眉纹,没有白色环颈,叫它们环颈雉,并不恰当,但它们确实是环颈雉的一个甘肃亚种,也是留存多年记忆中的鸟:

“大雪开始覆盖,高山上的雉鸡便跑到平原来觅食。雄雉鸡衣着绚丽,带耳羽簇,抹鲜红眼影,能与电影《紫色》里女主角西莉打扮一新,揭帘子而出时的惊艳媲美。”雌雉鸡沉默温良,衣着素朴。雄性的鸟儿总是华美,雌性的鸟,却始终总是篱边捡柴的模样。

我曾看见有人将一些蓝中带绿,绿中带黄,黄中带红,红中带紫的雉鸡羽毛插在玻璃瓶中,做清供。又将雄雉鸡制成标本,架在墙壁上,来玩赏。一束光跃动在海面上,美丽的,是海面,还是光?如果美丽的光源真源自观者,如同华兹华斯所说的,那些人为什么不将自己做清供。

雉鸡在灌丛中穿行,受了惊,“嘎”一声叫起来,连飞带跳,扑棱棱从灌丛这边窜到另一边去,那样子,仿佛德彪西的那支爵士钢琴小品。

我在灌丛穿行,遇见雉鸡窝。雉鸡筑巢太潦草,似草叶又带写意:地面刨出碗大一浅坑,垫些羽毛杂草,雉鸡卧在上面,用肚腹压瓷实。窝里只有三枚蛋,比鸡蛋还小,灰白色蛋壳上洒几粒黑斑点,像极了姑娘脸上的雀斑。蛋在手掌心,盈盈一握。留两枚,我拣一枚,带回准备让母鸡孵出来。

这是我曾经回忆过的雉鸡,其实我始终没有写下来的事情是,那时的冬季,当雉鸡因为食物问题而靠近村庄,村民们便用各种办法将其捕获,拿来吃掉。我曾记得某个冬季,山野一片莹白,我在结冰的河道上玩,一位邻居自山上下来,手中拎一只雉鸡,那是羽色绚丽的雄雉鸡。雉鸡忽然死去,它的羽毛依旧泛出五彩光泽。我跟在那人身边,伸手触摸那丝缎一般的光洁羽毛,试图得到一两枚尾羽。当然,最终我还是没有得到任何一枚羽毛,当那人走远,我站在原地,那雉鸡的羽毛还在冬日单薄的阳光中闪烁异彩。

即便如此,雉鸡还是居住在靠近村庄的田野,生生不息,冬季时,甚至到村庄里来,仿佛走亲戚。雉鸡到底是不记仇的鸟类。它们隐身于田畴林带,看人类在不远处劳作行走,它们依旧对人类心存幻想,但当人类靠近,它们还是会

瞬间警醒。所以雉鸡永远都是突然从眼前的灌丛或田地起飞,咋咋呼呼,摇摇晃晃,到另一边的灌丛或田地中去,它们以抛物线的方式飞行,距离始终不超过一百米。

小雪前,在一个名叫大庄的村子里,我见到环颈雉的另一亚种。它的胸部、腹部和尾羽都为紫色,那是一种并不深浓的紫,仿佛油彩浮在水面,轻盈流动,似乎一个波纹之后,另一种色彩会将其替代。它昂胸挺首,尾巴格外修长,这使它的身形匀称优美。起初它站在一棵叶子落尽的青杨树枝上,积雪和午后的阳光映照在它,使它周身泛出紫色光芒。我从没见过雉鸡站在这样的树枝上,想着是另外一种鸟,但高原上再没有如此绚丽,尾巴带仙气的鸟,我甚至想:凤凰栖在梧桐上。

它很快飞下来,落到树旁长满衰草的崖畔去。它或许在那树枝上站了许久,眺望什么,但我没能尽早见。此前的一小段时间内,我坐在暖气烘烘的屋子里说笑,窗外是白雪覆盖的农家菜园,几棵青杨静默在菜园里,紧邻菜园的是一截并不陡峭的土崖。我觉得这样清阔的地方一定有清阔的鸟,于是频频扭头。一只灰头绿啄木鸟曾在树干上停留了片刻,两只白色眉纹飞起的褐岩鸫站在枝子上唱了一会儿歌,一只虎斑小猫踩着积雪悄无声息地走到枯草丛中去。

我必得再次见到它。于是当我出门站在冷风中时,便见到三只雌雉鸡在崖畔的草丛内。它们无所事事,如同这个冬天的农妇,聚在一起,晒着阳光,家长里短的话肯定在说,但我听不见。它们的羽色过于朴素,这使我记得它们有些亏待辛劳一生的自己。离它们不远,两只雄雉鸡在梳理它们的华美羽毛。

世界如此美好。雪落在一切可以落的地方,树木赌气一般将叶子扔光,云来不来,天空还是原样,风发出清冷声响,溪水在冰层下流向远方……然而那一只雄雉鸡忽然飞起,仿佛一枚箭簇,有目标地,笔直地,向着河那边的灌丛飞去。那应该有二三百米远,它没有惊慌失措地啼叫,没有吃力而笨拙地拍打翅膀,它像一只真正的飞鸟,轻盈地,穿过疏朗的杨树林,一直飞去。

它在那一时的飞翔彻底颠覆了我对雉鸡飞翔能力的偏见。

